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森时彦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历史学家，也是我相识多年的朋友。他的学术成就不仅使他在个人在中国学术界具有良好的声望，也使京都大学人文所一直为学界所敬仰。去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幸邀请森时彦教授讲学两月，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当时他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不久，正受到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我们将他的书推荐为北大历史系研究生的重点阅读书目。森教授为期两月的课堂讲授和讨论，进一步深化了学生对近代棉纺织业史的认知，引发了学生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兴趣。因为北大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教授中，没有人研究经济史，也没有人开设过相关课程，所以森教授在北大的讲学具有特别的意义。值此森教授荣休之际，我代表北大历史系的师生非常感谢他，并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2012年2月22日

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时间真是过得越来越快了，我过去一直将森时彦教授看成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老中青三代之中的中年骨干（另两位是狭间直树教授和石川祯浩先生），不知不觉之中，森教授居然也要退休了。

我对森时彦教授的学问是十分景仰的，但与森教授的交往，却经常擦肩而过。

1999年初，我第一次来京大“人文研”，看到了各位先辈先进的工作，内心的震动是很大的。回到中国后，我写了《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在当时很流行的《读书》杂志上发表。我的研究风格由此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同行看见我此后的论文与著作，称之为“很京都”。就在那次京都之行，我看到了森时彦教授的论文，但没有见到他本人，他当时可能去中国了。

大约在2002年，我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会议，初次见到森时彦教授和森纪子教授。我对两位不熟悉，也没有主动打招呼。只记得森先生要做一个关于“共同研究”的报告，看到我在《读书》上的文章，发言时便称：“我所知道的‘共同研究’，这篇文章上都写了，我不知道的‘共同研究’，这篇文章也写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更大的玩笑话，却是森女士所说的。我看到两位教授都姓“森”，当时脑子没有一下子转过弯来，便问了一下，森女士说：“我是他的姐姐。”然在这初次相见时，我们没有进行学术上的交谈。

此后的几年，我们可能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过面，但依旧没有学术上的交谈。

2008年初，我第二次来京大“人文研”，由于各位教授的时间都很紧张，只是与京大的许多先生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我向森时彦教授提出一个疑惑我很久时间的问题：最近几十年，中国学术走上了轨道，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近现代政治外交史和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发展很快，相比之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方面依然不能让人满意，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森教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敬了一下酒。那一天，酒喝掉很多，也有一些人醉了，我自己也喝高了。

此后的几年，我们又再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过面，还是没有进行学术上的交谈。我收到《中

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中文本，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中见面时，我说了一句：“很有价值，我正在拜读。”

2010年夏天，我和两位森教授在北京和上海见了两次面，也就是吃过两次饭。第一次是在北京的王府井全聚德，我还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森时彦教授说，经济史是最容易取得成就的，不需要什么天才……然而，这样的回答似乎没有能解除疑惑，但我已从中感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学界看来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首先的也最为重要的，是培养有志向、肯努力的青年。第二次在上海的虹桥路鲜墙房，华东师大的众多教授皆出席，济济一堂，席间也确定了森时彦教授于2011年春天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并作学术报告。

2011年春，森时彦教授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进行两个月的讲学，然我此时已经离开北大，且正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历史系讲学；随后，森时彦教授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我仍旧在台北，由华东师大的其他教授主持接待。我又错过了长时间交往、学术上交谈和请益的机会。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森时彦教授将于2012年春天退休，然在近日接到石川君的E信时，还是感到了心中的震动。

就是这样，说起来已经是相知相识了十多年，但两人没有进行过一次很认真的学术交谈，仅有的一次学问请教，也还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也就是这样，对一个几乎没有进行学术交谈的重要学者，却有着许多学术上心知和认可，这难道是现代学术研究发展的特点？人与人的学术交往不那么依靠语言，而是心交？

森时彦教授要从京大“人文研”退休了，当然，他的学术生涯还会继续；这对我也是一种提醒：我也已经成了老人，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2012年2月28日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获悉森时彦教授即将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定年荣退，我们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全体同仁谨以书简的形式表达钦佩与感激之情。

森时彦教授数十年潜心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方面涉猎广泛，另一方面术有专攻，而且专精与博通能够相辅相济。除了参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历届研究班，提供领域各异的研究论文外，还长期专门精研棉纺织业的历史，由中国而世界，由精深以致广博。所著相关专书，详尽描绘了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去年我们中心邀请他访问敝校，所做学术演讲，以棉纺织业为中心，阐述近代世界各地工业革命渊源流变及其相互作用，重构了一幅互为关联的全球近代化的宏伟画卷，不仅改变了以往关于这一根本问题的一般观念和众多细节，引人重新理解各种相关史事，而且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各大区域手工业的发展演变与工业革命的关系、银钱比价与晚清社会变动、以及工业革命的成果在中国发生变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参考。森时彦教授宏大的学术视野和关怀，全面精致的研究方法，给听讲的师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将成为他们研究生涯的楷模和激励，并且引导善读书者调整各自的取向。同时，森时彦教授的研究还显示了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历史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表明历史的发展本身具有连续性，精

深的专门研究可以为了解实现、把握未来提供钥匙。

近年来，森时彦教授主持了新的研究项目——关于近代长江流域的经济、贸易与社会的研究。这是一项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课题，森时彦教授以其浸淫多年的功力、见识，开辟这一极具研究潜力的新领域，为来者树立了高的，同时也预示了将来的取径。

森时彦教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曾到四川大学教书研究，此后一直致力于日中之间的学术交流。他担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东方学部主任以及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期间，继续贵所的传统，与中国学术界多方交流。在他的主持下，与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建立了正式交流关系，以双方学人互访、进行共同研究、参加学术会议、交换资料、派遣和接受博士研究生访问研究等形式加强交流与合作。这对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持续发展以及后备人才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衷心希望森时彦教授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荣退之后，从心所欲，身体健康，继续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学有传人；衷心希望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新人辈出，发扬森时彦教授和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各位前辈学人的优良传统，学术薪火相传；衷心希望由森时彦教授等人开创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交流与合作顺利发展，成效日益显著。

2012年3月8日
